



云华山赋

□ 赵逵夫

云华山者，上古归西垂，隋唐属汉源。其北壑峪相连，道通祁山；其南漾水湍激，北入西汉。山北仰视，奇峰拔地而起，如万丈石圭上挂云霓；青石迎面耸立，叹高翔飞鸟难以栖息。

《周南·汉广》之句：“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秦风·蒹葭》旧文，只因仙凡有别，怅惘无以问讯；男女睽违，迂回难睹其容。古诗叙说简略，云华古迹可寻。

西顾，西汉清冽，经祁山而相汇。漾汉所经，皆重七夕节俗；陇南天水，多兴乞巧之会。村社为点，供织女之造像，点香蜡而叩拜；及笄之女，着新妆以歌舞，随心愿而亮彩。灯下投芽，祈有心灵手巧之喜兆；牵手齐唱，懂得勤劳致富之规则。

过陇南

□ 陈宝华

车过陇南

秋日过陇南，逶迤大川中。山高云欲躲，沟深蝉怯鸣。稼禾稼坡绿，桥隧共平生。莫道行路难，车龙正梭行。

访坪坝藏族乡

藏乡逢盛世，九村蝶莲花。浴火涅槃处，同心铸中华。

万象洞

神鬼齐努力，悄然营仙宫。世间万象，尽收一洞中。

和陈宝华先生《过陇南》

□ 高天佑

陇南山区

八月迎嘉宾，炎炎赤火中。天蓝云懒起，树密鸟轻鸣。橄榄枝头笑，花椒傍叶生。谁言蜀道难，桥隧洞穿行。

访坪坝藏族乡

村头献哈达，九寨聚莲花。高铁江边过，群山舞乐华。

万象洞

琼楼浮大海，玉宇进天宫。尘世众生物，幽然万象中。

甲辰仲秋

□ 焦玉洁

明月不可寻，寒雨苦缠绵。人间祈玉轮，倥偬又一年。吟啸蒹葭洲，秋池对老莲。岸柳禽鸟稀，谷薯在野田。白露凋黄叶，晚菊实堪怜。

江湖愁风雨，忧伤若逝川。挥毫扫层云，天镜九霄悬。九州沐清辉，何处有上仙？徘徊不忍去，怅然望峰巅。归斟村舍酒，梨枣盈家筵。

诗词二首

□ 文川

全国“娥嫵杯”广场舞邀请赛开赛官鹅沟

客满官昌沟，赛开美国秋。官鹅歌盛世，莺燕舞风流。哈达迎宾远，归芪送客柔。同来此佳地，共上一层楼。

一剪梅·娥嫵

全网流行歌舞欢，火了娥嫵，热了陇南。娥嫵本是宕昌源，处处青山，个个柔贤。 文旅交融红遍天，文化多元，景色无边。官鹅湖畔藏歌喧，旦布声绵，舞步飞旋。



书法 作者 秦理斌

竹实

第1991期

夜色与湖 (组诗)

□ 雷爱红

夜行

山路像一段纤绳 勒紧夜色 弯道，如同对时间忏悔的发条 在秋风中越拉越紧 我们在夜色中穿行，琢磨 辨认迎面而来的急促和反复 在一张地图上添加 钟爱之事，正通往黎明 像许多车辆赶往停车场 等待一次起竿、放行 一场山中的酒会 围坐于空旷的自己 像风搬运浮云一般 倏然消失，哪怕是一小会儿 我们将要抵达追逐

去湖心岛

湖水荡漾着 相逢的心也随之轻颤 鱼尾细密，游弋在面颊 湖心岛，恰如一只眼睛 被天空凝望

和云影结伴

借浮桥曲折步量、捕捉 彼时，心中暗自计较 与流水相似的事物 候地，年轻的风向身边鲜红的果实 发出欣喜、猜疑和试探

友人在我手心写：樾实子

我反复询问字形 我说，是构树的果实 她年轻的名字是构桃 是这个名字，使我们来到岛上

珍珠梅

白色的珍珠梅什么时候开放 我是循着她而来 九月的风，一直在为我的驰骋让行 风刮擦着眼睛 来不及转身 青春已飞跃万壑千山 人群中，我遇见一张久违的脸 像极了初中时代的法国梧桐 我曾朝阳般地走来 溪沟的白，山坡的白 闪烁着苍山、冰瀑和湖水 白得如同友谊，重逢 洁白的珍珠梅，在我的心头闪烁 我是循着她而来

村庄见

村庄层层叠叠的石头 生出了一棵迎客树 苹果还是老味道 果香雕刻着风雨阳光的星云 喜欢它的人，有同样执拗的脾气 身着艳服的长辫子老人在河边洗衣 端着木盆，踩过卵石 就是一幅往事 拦河坝澎湃着洁白的水花 晒经石随季节涨落 桥面上用智慧和体力竞技的年轻人 正像老村的河水 在和岁月较劲、嬉戏 岸上，站满了围观的人

去看梅

去看梅。正赶上春风 用飘零的红 来显现内心的低喃 花瓣簌簌，像是解开一种 桎梏的美

看着这样的场景 必须得忍着，风带来的回声 在内心翻飞。飞雨中 每一片放松的花瓣 卸下的自由 都足以使坚硬的人 开始变软

古宅

宅子坐在河边 迎我进去 风也挤进去 在照壁上碰来碰去 青石、瓦片和草茎 像一尾尾鱼，游进罅隙

山茶萸在院前举起金枝 桃花恰时冒过屋脊 她们还记得窗棂和门楣上 沉睡的油彩

被溪水喊醒时 我已在天井 与刻石四目相对 在楼上，我依然说不出话来 但有那么一两行字 早已嵌入木雕的间格里

故乡的青皮核桃

□ 王 骁

眼下正值秋天，一场秋雨过后，凉风徐徐吹来，思绪纷飞万千，我的心头萦绕起缕缕乡愁，叫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故乡童年的秋天。

那时候故乡的山上山下、沟沟坎坎、田间地头，生长着高高矮矮的核桃树，枝上结满了乒乓球般大小的青皮核桃。那圆圆的青色的果实，在那个物质匮乏、美食稀少的年代，的确诱惑着视觉饥饿的孩子们的味蕾。

青皮核桃要到七夕之后才好吃。小时候听老人们说，农历七月初七的晚上，小鬼背上油笼，给核桃逐个灌油，之后核桃就成熟了，吃起来才香。现在想，这个“小鬼”也许就是节令吧，好比果木成熟的“火候”，是需要由时间、温度等诸多因素来确定呢。

在故乡，在那个时段，我曾有过吃青皮核桃的经历，在放羊或打猪草的时候，随身带一个粗铁钉弯曲砸扁后磨制而成的“剃刀”。走到核桃树下，一看四周没人，便随手捡起一块石头，瞄准树上的核桃使劲一扔，石头落地，就会落下两三个青皮核桃。我跑过去拾起放在背篓里，然后到一个隐蔽处，将“剃刀”扎进核桃尾部的缝隙里，顺时针一转，一枚青皮核桃就被剖成两半，粉白鲜嫩的核桃仁就露了出来，再将“剃刀”顺着内壳推转一圈，

一半核桃仁就落入掌中。新鲜的核桃仁真是人间美味、乡间珍品，那脆甜浓香的味道令人馋涎欲滴，食之难忘。

人世间任何诱惑都有它难堪的一面，吃青皮核桃也不例外。鲜核桃外面的一层青皮碱性大，且刺破后汁液四溢，染在手上或者染在衣服上，很难清除掉。甚至用村头老皂角树上的皂角、小河里的沙石一起揉搓都洗不掉。我的拇指与食指间的凹处，被青皮的汁液浸染得黝黑，衣服上也落下了斑斑点点的痕迹。

要命的是这时候学校开学，老师要检查学生们的手机，若发现谁的手机是黑色的，一定要写检查说清楚吃青皮核桃的过程和数量。核桃树是集体的，染黑的手却是自己的，说不清楚，只好如实交代，让老师在全班点名批评。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学生们的检讨要做，来年的秋天孩子们照吃不误。

我觉得“吃”在童年的记忆里尤其深刻，甚至在成年后激发人的灵感，许多作家写童年趣事横生，相当多的笔墨都与吃有关。

核桃仁包裹在坚硬的核桃壳中，形状像极了一个人精缩的大脑，因此坊间亦有吃核桃补脑的说法。前些年有句广告词就说：“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在我看来，新鲜的核桃仁才是佳品，嚼起来更香，吃下去更富营养。